

義演史今朝清



I246.4

108

23

1979  
清朝全史演義

李伯通 著

中国书店影印

B 616032



繪像  
批評  
清朝全史演義下編 卷三

第一百四回 西宮謁西后皮硝李進身 天子出天花高陽傳受詔

這一個炸雷暴發把那座城牆轟毀了有二十丈城門樓子早經倒塌是去奮勇攻城的沒一個不粉骨碎身死於非命獨楊玉科挺矛指揮所幸勒馬在二三十丈以外彼見天崩價響聲火光怒發當即後退饒到這般迅速還落了一塊火磚在身上的不曾炸裂還算好事一會暴發已過玉科又跳上坐騎將手一招自身先行穿進城垣隨著宗延春也帶領兵弁在煙霧中街過真算些亡命之徒城裏馬添順蔡廷棟還押著一千回兵巷戰楊玉科這枝蛇矛這口倭刀是再厲害不過刀砍處人頭滾滾矛挑處回眼翻翻馬添順力敵不過被玉科一矛刺死蔡廷棟見勢路不對却開著東門跑了可憐回王杜文秀聽得殺聲逼近早跑入後宮找到一個鴉片煙盒子囑都囑都噙了幾口登時腸腹迸裂死於非命（了却杜文秀）這理文秀服毒自盡那理玉科已帶領大兵撲入回宮見一個捆一個見一雙捆一雙甚麼王妃馬氏王子杜琦杜琮杜璇和那楊阿鸞苗鳳妹都用繩索捆紮靜候主帥岑毓英前來發落不講楊玉科在城休息單講蔡廷棟單騎溜出東門不到里許忽有人跳上將他肩頭一拍廷

棟○喫○唬○非○小○掉○頭○一○看○知○道○是○個○回○子○好○生○面○善○我○要○替○他○代○答○一○句○他○叫○做○金○相○印○（○照○應○上○回○事○有○交○代○）○原○講○金○相○印○由○葉○爾○光○逃○來○很○想○在○演○活○動○得○有○寸○進○不○料○時○運○不○濟○北○也○倒○霉○南○也○倒○霉○如○今○拍○了○蔡○廷○棟○一○下○以○爲○邀○他○顧○盼○好○混○做○一○起○誰○知○廷○棟○顧○著○生○命○真○之○不○理○一○馬○跑○開○相○印○無○法○只○好○回○轉○這○一○回○轉○却○被○官○兵○捉○了○進○城○也○與○衆○回○囚○捆○在○一○處○這○事○從○那○理○講○起○如○今○閒○話○不○談○單○談○蔡○廷○棟○趕○到○洱○海○跳○下○馬○來○與○楊○榮○楊○金○混○合○一○氣○俗○語○講○得○是○生○有○時○辰○死○有○地○一○個○人○派○在○水○裏○死○不○會○死○在○火○裏○的○如○今○二○楊○是○帶○的○水○師○水○師○一○部○分○的○回○族○大○多○數○都○認○得○如○龍○由○如○龍○插○起○招○降○旗○並○聲○明○回○王○已○死○回○都○已○破○如○再○不○降○休○想○活○命○當○時○如○龍○有○兩○位○同○族○在○裏○面○充○做○管○帶○一○叫○馬○斌○一○叫○馬○詔○受○了○如○龍○招○安○忙○的○串○同○楊○金○用○計○把○楊○榮○蔡○廷○棟○捆○了○這○叫○做○回○回○喫○猪○肉○自○壞○教○門○如○龍○見○馬○斌○馬○詔○捆○了○楊○蔡○二○將○好○生○歡○喜○當○即○押○解○入○城○不○日○總○帥○岑○毓○漢○到○位○由○楊○玉○科○馬○如○龍○相○迎○各○叙○各○的○戰○况○毓○漢○是○驚○歎○一○番○又○慰○勞○一○番○正○擬○敘○摺○入○奏○偏○生○錦○上○添○花○又○由○馮○子○材○飛○檄○到○來○報○告○逆○犯○蘇○開○光○已○在○勝○越○就○擒○（○又○是○倒○戟○而○入○）○請○問○姓○蘇○的○何○以○就○擒○上○文○不○叙○到○馬○添○順○派○人○下○書○前○向○騰○越○告○急○的○嗎○誰○知○天○網○恢○恢○這○件○緊○要○密○書○竟○會○錯○投○你○道○錯○投○在○甚○麼○地○方○原○來○騰○越○有○兩○座○衙○門○都○豎○着○棋○杆○一○係○總○兵○衙○門○駐○防○的○便○是○蘇○開○光○一○係○副○將○衙○門○駐○防○的○

人因笑對奕，說甚喜。四爺大事定了，說著又把皇上珠諭遞過。奕訢兀自歡喜，暫且不露聲色。御榻面前忙的摘帽伏地不起道：「光帝嘆了一口氣，說是現在廣西賊勢猖獗，朕沒有法想，朕死之後，你須振作精神，辦這大事，說罷，聲息低微。這時除穆彰阿外，還有那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內大臣文慶，也就陸續到了。皇上瞧著大衆說聲：「卿等善事，嗣皇好了。話沒講完，早是痰湧氣急，霎時龍馭上賓，全宮號哭舉哀。照例先頒喜詔，後頒哀詔，以明年爲成豐元年。從此編書的便稱奕訢爲成豐帝，但這成豐帝的歷史，我也要叙他一叙。講這成豐帝係孝全皇太后所生，算是一條頑龍（二字新穎）自幼從翰林院侍讀學士杜受田讀書，不過粗通文理，性愛耍槍弄棒，甚麼馬上馬下十八般武藝，無不精通，又練習得花拳繡腿，結識兩個膩友，一是端華，一是肅順。他倆原係同胞，爲鄭親王後裔，生性貪花好色，京城內甚麼窰姐，甚麼兔窟，沒有個認不得。端華肅順的，他倆勾結四爺眠花宿柳，論端華是駕鐵帽子王，還擎出一點身分，爲最肅順常帶替四爺打著燈籠，在前引路，簪子裏替他起個插號，叫做宮燈。一者因著肅順的肅字，剔角，斫方，像架宮燈。二者，因他不時替四爺提燈引路（廋詞，軼事，從何處得來）如今端華以世襲關係，派做御前大臣，肅順仍仗著宗室頭銜，在皇城脚下厮混，閑話不提。單講成豐帝登極，年方二十，先前娶了個妃子鈕祜祿。

氏係內大臣穆揚阿的長女。不幸不久病故。如今還鬱鬱未續。目前既位正九五。這册后一事是迫不容緩的。前清定例。凡是滿員三四品以上職官。生下女兒。皆要列名選册。這個當兒。內大臣穆揚阿還有一位次女。亦列名選册。另外還有個旗女。開明姓名。講到這理。這一位旗女關係滿清國祚興亡。我這部清十三朝演義下編。全仗著他放萬丈光采。目光熊熊。是何意態。諸位不必性急。聽在下細細說來。我前編敘述滿洲葉赫部的興亡歷史。大家應該記得的那個貝勒揚吉努。是清太祖的丈人。其子金台什和白羊骨。算是清太宗的舅舅。到得利害關頭。甚麼女婿是不願丈人。外甥是不願舅舅。可憐兩位舅舅。弄得不逢好死。可憐金台什單單一個小兒子。還被滿清圈禁。你道葉赫那拉氏同清室的仇恨。大是不大呢。後來吳三桂起兵。內蒙古察哈爾響應。這葉赫部想起前仇。也去與察哈爾合夥。不幸兵敗逃亡。這段歷史。又在中編說明。可見葉赫部與滿清是誓不兩立的。猶記那拉氏族。曾設下一種毒誓。是生下男子。都懷著報復主義。生下女孩子。必須送入清宮。弄得他國破家亡。方雪積世之恨。全是照應前書。不作閒語。俗說有志竟成。到得揚吉努第八世嫡孫。名叫惠徵。娶的覺羅宗室之女。第一胎便生下個女兒。據說覺羅夫人臨產時。會夢見一位女扮男裝。龍冠龍服。闖然而入。身上還帶些麝蘭香氣。好不奇怪。過了三朝。覺羅氏便將這個兆頭。講給惠徵聽。惠徵不曾讀過唐史。

也會瞧過戲文說這女孩子龍冠龍服一定是唐朝武則天轉世一定會入宮掌權有一番掀天揭地的事業你不可小覷他噫噫噫們葉赫部的積世深仇要借他身上報復了原擬取名武兒到是他夫人嫌著不妥因女兒生來帶著麝蘭香味即喚叫蘭兒偏生蘭兒福大出世未久他父親惠徵也就官星透露放做安徽寧國知府一任十年此十年中惠徵又添了兩男一女女名順兒男名桂祥紹祥小姊妹弟兄共是四人蘭兒居長生性聰敏過人不到十歲居然四書五經都能通讀並且還看史鑑常對父狂言講到中國歷史除金輪則天外可惜沒個好好女主假如能够選入清宮是要是惠徵因著口說第一是要替磨們葉赫部復仇蘭兒連連點首惠徵兀自快樂誰知樂極生悲在任十餘年惠徵患起病來這一病便嗚呼哀哉諸位要知道旗大爺是專鬧排場寧國府又是苦缺惠徵手脚很大到得死後除囊無餘金還拉些虧空在此不能耽擱覺羅夫人只好扶著丈夫棺柩領著四個子女趕緊回京一路用費很大由安徽到得揚州已是不存一錢再到清江簡直典當罄盡告貸無門官船靠在閘口夫人同子女計議方欲進城打個抽風忽聽岸上荒荒鑼聲接著旗幟大轎有人報說清河縣知縣吳棠到了（來得湊巧）當差的跳上跳板手擎銜片高喊接帖夫人聽了好沒理會轉是蘭兒叫著包衣何升出船接帖誰知名帖以外還有一封二百兩銀子程儀何升接了來見夫人

夫人見著銀子，自是歡喜。賸賸名帖想這吳棠與唱們毫無瓜葛，如何送此重儀，莫非來人弄錯了嗎？（然也）正在狐疑，誰知吳棠下轎已踏步上船，由何升引入中艙。吳棠擡頭一望，見是個黃臉旗婆子，穿著素服，旁廂站了一位眉清目秀、絕聰明、威嚴的女孩子（帶寫蘭兒體態）心中很爲詫異。原來這吳棠表字仲宣，係安徽盱眙縣人，一榜出身，由大挑得了知縣。此次前來是專誠回拜從前房師王秋農。因秋農出京到此，脫了盤川，來向門生借貸。吳棠不敢怠慢，隔日措齊銀兩，親自回拜。那知先後一脚秋農坐船於午前開去，午後那拉氏的官船停泊原地，當差的不知究理，還以爲那拉氏的官船，卽是王秋農的官船，冒失失投進帖子，送進銀包。這叫做李代桃僵，忙中有錯。論理吳棠應該向幫羅夫人索回原物，偏偏他福至心靈，他不瞧別的一雙眼睛，瞧著蘭兒，到是個莊嚴有福之人。將來必定出落不凡，二百銀子算得甚麼？當下問那拉氏家世知道，惠徵原是個知府，那拉氏亦係望族，不免與蘭兒扳談。誰知他這一扳談，後來升官發財，位至督撫，就仗著這點借徑，你道奇也不奇？（并伏後書）閑言休絮，單講那拉氏得了這筆銀子，正如雪中送炭，母女感激吳棠，盤桓到京，回至錫拉胡同本宅，早有穆揚阿派人前來照應。原來穆揚阿與已故惠徵爲姨表兄弟，另有一門表親，係滿洲正白旗人，出個小子，名叫榮祿。這榮祿年才十四，比蘭兒小得一歲，表字仲華，生得儀表不俗，性



顏機警。而蘭兒談話極爲投機。來往不止。一日。覺羅夫人因他倆耳鬢厮磨。很留意。著百年姻事。一過二三年。却好這日。穆揚阿閒踱過來。覺羅夫人便託他主婚。話言未了。早是穆揚阿笑了一笑。說此事。你提。你知道現在主上登極。第一件大典。是册后。選妃。我兩家的女兒。都注名選册。何能私議。婚姻。怕的早晚。便要。近宮。覺羅夫人笑說。然則。咱們還有點預備才好。穆揚阿說。唔。專爲此事而來。隨叫包衣。送過一包黃白物事。并錦緞數端。夫人收了。連夜的替蘭兒趕辦服飾。不日選期已到。備著轎子。送蘭兒入宮。前清定例。這册后的事體。完全由太后作主。太后因見穆揚阿的次女容貌端莊。性格賢淑。甚爲當意。再瞧那拉氏蘭兒。穿著一套鮮豔衣裳。好似出水芙蓉。妖嬈可愛。爲最。秋波灼灼。媚而有威。太后不以爲然。將他列入副選。位在妃嬪罷了。册選既定。由欽天監擇個大婚吉期。好行典禮。此話表過。單講成豐帝即位以後。邊報日急。日夜是勵精圖治。批覽奏章。一日得到一封密摺。上面蓋著廣西巡撫紫花印文。當即親行拆閱。大凡大臣奏摺。先由軍機處拆看。然後由值日軍機大臣進呈御覽。惟有密摺。軍機處不敢開拆。因事關秘密。未便擅專。皇上脾味雜毛。怕惹出不是。其實今日這封密摺。並非由廣西巡撫遞來。却係那太平天國第一等軍師洪大全要的花槍。要弄一篇陸離光怪文章。將皇帝老兒唬他。一唬情節後敘。我且把一篇雷轟霆擊之文。寫給大家看。石文曰。

嗟爾有罪。明聽余言。余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衣食爲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子女人民爲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恬不爲怪。中國尙有人乎。妖胡虐饑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四海。妖氣慘五湖。而中國反低首下心。甘爲奴僕甚矣。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眞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目胡虜爲妖人者何。蛇魔邪鬼也。惟韃韃妖胡。實敬拜之。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駭我中國悉變妖魔也。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之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盡彌天之罪孽。余謹略言其彰著者。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削髮爲禽獸。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別頂戴。胡衣猴服。而壞我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使韃子一人。管理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使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狐。悉收中國之美女。爲姬爲妾爲奴。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污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之條律。使我中國之人不能脫其網羅。手足無所措。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

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之音。是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現時國語教授全用京腔。亦被痛罵在內。）凡有水旱毫不憐卹。坐視餓殍流離暴露。有如草芥。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英雄代天報仇。輒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英雄之志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哉。昔姚弋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符融胡種也。每勸其兄堅勿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三桂之招。竊占中國。極惡窮凶。余細查滿洲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與赤狗交構成精。（彼方言朱果發祥。天女誕生。此獨醜誕至此。未知誰是誰非。）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并無人倫之風化。乘中國無人盜據中夏。妖座之設。野狐升踞。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窟而粗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輒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何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也。昔文天祥謝枋得。誓不仕元。史可法。置式耜。誓不仕清。此皆諸公所熟聞也。余總計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

萬之衆受制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永興之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九五之貴人已出（經王綸于馮雲山排過八字）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主肅示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又安中國恭行天罰言遠言邇孰無左袒之心爲官爲民應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以生色夫婦男女據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召四方之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妥權於應昌與創久淪之境土振起上帝之綱常。官擒拘韃子之威豐皇帝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投者（讀此氣殺）又或能擗斬一切滿洲胡人之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之所得久亂乎公等世居中國孰非上帝之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整弧而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則英雄無比在天則榮耀無疆若或執迷不悟從僞拒真將生爲胡人死作胡鬼矣順逆有大體夷夏有定名宜各順天應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盪胡塵何以對上帝也余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爲天國解下首之苦務肅清胡氛同享大平之樂順天有厚福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祇圖講得快活罵得高興）

這一篇醜詆痛罵的文字，原不過天王洪秀全叫洪大全做成，使四方粘貼，布告國人，誰知大全又做些手脚，竟用個釘封蓋上廣西巡撫印信，飛遞到京，請問這印信是從那裏來的，原來鄭祖琛因金田亂子鬧得大了，居然洪秀全在鷓化山建起太平天國，號稱天王，居然派去官兵接仗，沒有不殺得抱頭鼠竄，一等一的廣西提督閔正鳳，標下精兵三萬，遇見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不消一仗，竟殺得片甲不回，祖琛沒法，只有飛摺進京，（此係補叙之詞，不指本回）其時道光帝尚在，特派林則徐做欽差大臣，督兵過來，則徐的聲名是大不可言，一羣毛賊聽了，正如青天打下霹靂，各欲趁此散夥，洪秀全躊躇大事將去，也要取銷國號，誰知軍師洪大全，大不謂然，說是天有天數，人有人謀，我們不用點奇謀，如何成得大事，於是將中選將，選出水蛟、汪海、洋跳、山虎、黃文、金兩，調過來教導他，倆些計畫，只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兩人會意，各各依計而行，雍髮編辮，扮做漢奸，繞至廣東普寧縣，適值林欽差駐紮該縣，汪、黃兩人當即運動縣署廚房，趁縣太爺差人送席犒賞時候，在精緻肴饌中，放些砒毒，合當中計，林欽差喫了酒饌，砒性發作，竟會暴病身亡。（補叙林則徐之死）這是一起，後來清廷得著消息，特派兩江總督李星沅調兵過來，來與兩廣總督徐廣縉商議進兵之策，廣縉遇事掣肘，星沅知道此人敗事有餘，成事不足，於是帥領兵衆，越過庚嶺，竟向湖南邊界紮營，又是洪大全暗施詭計。

派了胡有祿陳德才兩個過來仍係編髮改裝混入清營不知怎樣用些蠱術把李星沅弄成蠱病諸位要曉得施行蠱術是發源兩廣據說有一種蠱蟲非常微細人若誤喫下肚久久肚腹膨脹沒藥醫治星沅因得了蠱病便死在軍中（補叙李星沅之死）又是一起總之兩起暗殺皆出於洪大全毒計既去一林又去一李可算拔去眼釘大全在天王面前格外邀功格外討好又派蕭朝貴馮雲山帶領人馬殺至桂林這時巡撫鄭祖琛叫天不應叫地無靈只有念著阿彌陀佛棄印逃走毛賊得了印信繳到天國大全心生一計將手誤的一篇排滿文字用密封封好差個奸細遞到北京（轉入正文）歸到原路一軍機處收了恰值大學士穆彰阿值日不敢擅自開拆急急的捧呈御案咸豐帝不看猶可略一閱目氣得發昏章第十二暈倒龍床左右不敢怠慢當由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等將皇上扶起皇上一聲呼叱楞著雙眼向穆彰阿說你這糊塗蛋的狗才把這東西給朕看是何肺腑穆彰阿方待申辨由是皇上推翻御案跳下龍床認準穆彰阿胸口一轉尖踢去穆彰阿立身不住一交跌倒皇上怒猶未息拳足齊施早是左右朝臣跪地碰頭請祈息怒皇上冷笑一聲命將穆彰阿擊下天牢要問死罪又經載垣等竭力求情只求依法辦理宣布穆彰阿從前在朝種種罪狀姑著先行革職至同黨耆英亦係孤恩溺職勒令休致現今毛寇猖獗喪我林李兩臣出師甚為不利然龍心大費

躊躇因想毛寇以排滿爲詞勢必勾引漢奸那漢臣是相信不得不能假以事權在朝選來選去却選出賽尙阿爲督兵大臣並以都統達洪阿烏爾泰做兩個副帥所領兵衆總以滿洲索倫爲心腹之寄至於各省綠營通歸三帥節制旨意既下偏生有位侍郎會國藩在御前上個奏摺痛陳時弊摺中謂將未必無才滿營亦多積習這句話不無觸動上怒因說這會國藩何物腐儒敢言無忌諱是非嚴辦不可皇上講這嚴辦二字早打動當朝兩位大臣一係軍機李芝昌一係協辦祁雋藻兩人皆與國藩有師生情誼請問是那項師生那會國藩又是何等人物原來國藩表字澹生係湖南湘鄉人氏家世業農由祖父玉屏才講究讀書父親麟書好容易得個秀才據說他母親產生國藩時夢見烟雲迷滿有一條癩烏龍張牙舞爪撲來所以他生下來渾身是癩及至長成越醫越癩不過有一種奇談國藩遇到極得意事件渾身便癩皮發癢倘若失意那癩皮便不起縐紋家宅後院有棵古樹蒼藤纏繞樹雖枯而藤越發達橫空盤旋也如癩烏龍一般足足有二三畝的蕃蔭這也是一種特瑞國藩的兄弟姊妹九人國藩居長其次國漢國華國葆國荃據說國荃產生時亦有祥光瑞氣你道奇是不奇閒話休絮單講國藩生性沈潛果斷由秀才中舉中進士以三甲散館得個翰林院檢對當時閱卷座師即係季芝昌同祁雋藻應該他功名早達年過三十即位至侍郎諸位須知這侍郎是一二品大員能

够專摺奏事。國藩既具愛國熱忱，彼見金田賊勢猖獗，朝廷派出林李兩臣督兵，又先後遇害。如今是文恬武嬉，營制廢弛，一般督撫提鎮，沒有一個知兵。這場潑天大禍，未易撲滅。意欲乘時出頭，顯一顯經國才華，試一試安邦手段。那知觸其所忌。國藩是個漢人，咸豐帝因毛寇聲言排滿，開口胡閉，口胡狗。本來不相信漢族，再加洪大全耍了一套花槍，遞了一篇檄文。這時如何不火上澆油，怒氣衝動。明知賽尚阿、達洪阿、烏爾泰三個經濟平常，然遽用漢人，一者恐毛寇輕視朝廷，二者又恐漢人竟同毛寇串合，與其不如彼不如如此，所以毅然決然，竟派滿人督兵。對於漢族，曾國藩反動了猜忌。當下閱過國藩奏摺，準備大發雷霆。不料他恩師季芝昌、祁雋藻兩個出班忙的摘帽碰頭。先是芝昌奏說：這曾國藩係臣的門生，臣素知其翹直，請皇上加恩寬恕。接著雋藻又說：君聖則臣直……皇上聽了這句，不無意思。活動你道，因其活動大凡做皇帝的脾味，沒有不喜歡恭維的。你講他堯舜，他便舒服。你說他桀紂，他便惱怒。比如天國來的一篇排滿檄文，與穆彰阿何涉？不過穆彰阿不知究理，投呈御覽。皇上竟遷怒於他，俗說怨張不來轉而怨李，算是局醜當災罷了。如今姓祁的講到皇上聖明稱頌，得體成豐帝也。就舒舒服服，怨氣漸漸不由的歎了一聲說：這曾國藩草茅新進，太無忌諱。他既自詡知兵，姑准他回籍練兵。國藩得了這道諭旨，忙的謝恩。道：季、祁二人也就叩頭退下。諸位不要小覷了。



練兵勾當這一次太平天國縱橫神州擾亂中原。幾乎取代清室。若不是曾國藩精練湘軍四出死戰。那有死棋翻活絕處逢生的道理。（總挈一筆。眼大於箕。筆巨如椽。）後書漫表單講。賽尙阿當殿領了朝旨。隨即與達洪阿烏蘭泰商議南征。這烏蘭泰算是有經驗的。他與湖南提督向榮有舊。那向榮係四川大寧人。表字欣然。曾在楊遇春部下立些軍功。又從林則徐勦平過李沅發雷思浩。積功升至提督。而且百戰百勝的全玉貴田學韜兩個驍將。歸彼節制。烏蘭泰因仗著這支勁旅。便覺此番征粵。甚有把握。因在賽尙阿面前誇贊向榮。如何經驗富。如何才略高。如何膽量潑。賽尙阿未及開口。早是達洪阿大動其氣說。你只誇張漢人志氣。滅去滿族威風。嗒是不同你合作。烏蘭泰也就發怒。不料彼此搶白。竟揮起拳來。及至主帥賽尙阿向前排解。達洪阿早翻身走出。忿忿而去。諸位知道他走往何方。也不過獨領一軍去與兩湖總督程喬采會合罷了。（說明下落。）不談達洪阿負氣先行。單講賽尙阿同烏蘭泰商議商議。亦各點齊兵馬。就此南下一程一程的攪行。刻日已到廣東。却好兩廣總督徐廣縉巡防粵邊。提督向榮。總兵全玉貴。田學韜。李廷楷。長瑞。長壽。邵先甲。董鶴齡。亦各各領了大隊人馬。在此會齊。論起權限。徐廣縉是個總督。有統屬兩廣文武。並調動各路兵馬的實權。然賽尙阿是位欽差大臣。專主勦寇事宜。算做主帥。既是主帥。那分撥兵隊指揮。諸將總要由他做主。這時烏蘭